

鑄雪齋抄本聊齋志異

十一



嵒湖鑄雪齋

聊齋誌異卷之十一

馮木匠

撫軍周有德改創故藩邸為部院衙署時方鳩工有木作匠馮明寰直宿其中夜方就寢忽見紋窗半開月明如晝遙望短垣上立一紅雞注目間雞已飛捨至地俄一少女露半身來相窺馮疑為同輩所私靜聽之衆已熟眠私心怔忡窺望其悞投也少間女果越窻過迳已入懷馮喜嘿不一言歡畢女亦遂去自此在至初猶自隱後遂明告女曰我非悞就敬相投耳兩人情日密既而工滿馮欲歸



馮木匠

女已候於曠野。馮所居村離郡固不甚遠。女遂從去。既入室。家人皆莫之睹。馮始知其非人。迨數月。精神漸減。心益惧。延師鎮驅。卒無少驗。一夜女艷妝來向馮曰。世緣俱有定數。當來推不去。當去亦挽不住。今與子別矣。遂去。

嵒湖鑄雪齋

○○○黃英

馬子才順天人，世好菊，至才尤甚。聞有佳種，必購之千里，不憚。一日有金陵客寓其家，自言其中表親有一二種，為北方所無。馬欣動，即刺治裝，送客至金陵。客多方為之營求，得兩芽，覆藏如寶，歸至中途，遇一少年跨蹇從油碧車，丰姿洒落，漸近與語。少年自言陶姓，談言騷雅，因問馬所自來。實告之。少年曰：種無不佳，培溉在人。因與論藝菊之法。馬大悅，問將何往。答云：姊厭金陵，欲卜居於河朔耳。馬欣然曰：仆雖固貧，茅廬可以寄榻，不嫌荒陋，無煩他適。陶趨車前，向姊咨稟。車中人推簾語，乃二十許絕世美人也。

頽弟言屋不厭卑，而院宜得廣。馬代諾之，遂與俱歸。第南有荒圃，僅小室三四椽。陶喜居之。日過北院，為馬治菊。已枯，拔根再植之，無不活。然家清貧，陶日與馬共飲食，而察其家似不舉火。馬妻呂亦愛陶姊，不時以升斗餽卹之。陶姊小字黃英，雅善談，輒過呂所，與共紉績。陶一日謂馬曰：「君家固不豐，仆日以口腹累知交，胡可為常？為今計，賣菊亦足謀生。」馬素介，聞陶言甚鄙之，曰：「仆以君風流雅士，當能安貧。今作是論，則以東籬為市井有辱黃花矣。」陶笑曰：「自食其力，不為貧。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馬不語。陶起而出，自是馬所棄殘枝。

## 嵒湖鑄雪齋

劣種陶悉掇拾而去。由此不復就馬寢食。招之始一至。未幾菊將開。聞其門囂喧如市。怪之。過而窺焉。見市人買花者。車載肩負。道相屬也。其花皆異種。目所未覩。心厭其貪。欲與絕。而又恨其私秘佳種。遂欸其扉。將就誚讓。陶出握手。曳入。見荒庭半畝。皆菊畦。數椽之外。無曠土。剷去者則折別枝。挿補之。其蓓蘂在畦者。罔不佳妙。而細認之。盡皆向所拔棄也。陶入室。出酒饌。設席畦側。曰。仆貧不能守清戒。連朝幸得微貲。頗足供醉。少間房中呼三郎。陶諾而去。俄獻佳肴。烹飪良精。因問貴姓。胡以不字。答云。時未至。問何時。曰。四十三日。又詰何說。但笑不言。盡歡始散。過宿又

詣之、新挿者已盈尺矣、大奇之、苦求其術、陶曰、此固非可言傳、且君不以謀生、焉用此、又數日、門庭畧寂、陶乃以蒲席包菊、捆載數車而去、踰歲春將半、始載南中異卉而歸、于都中設茗肆、十日盡售、復歸藝菊、問之、去年買者留其根、次年盡變而劣、乃復購于陶、由此日富、一年增舍、二年起夏屋、興作從心、更不謀諸主人、漸而舊日花畦、盡為廊舍、更于牆外買田一區、築墉四周、悉種菊、至秋載花去、春盡不歸、而馬妻病卒、意屬黃英、徵使人風示之、黃英微笑、意似允許、惟專候陶歸而已、年餘陶竟不至、黃英課仆種菊一如陶、得金益合商賈、村外治膏田二十頃、甲第

## 嵒湖鑄雪齋

益壯、忽有客自東粵來、寄陶生函、信發之、則囑婦歸馬、考其寄書之日、回憶園中之飲、適四、三、月也。大奇之、以書示英、請問致聘何所、英辭不受、采又以故居陋、欲使就南第居、若贅焉、馬不可、擇日行、親迎禮、黃英既適馬、於間壁開扉、通南第、日過課其仆、馬恥以妻富、恒囑黃英作南北籍、以防淆亂、而家所需、黃英輒取諸南第、不半歲、家中觸米皆陶家物、馬立遣人一一賣還之、戒勿復取、未決旬、又雜之、允數更、馬不勝煩、黃英笑曰、陳仲子、毋乃勞乎、馬慙不復稽一切、聽諸黃、鳩工庀料、土木大作、馬不能禁、經數月、樓舍連垣、兩第竟合為一、不分疆界矣、然遵馬教、閉

門不復業菑而享用過于世家。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為鄉所累。今視息人間。徒依裙帶而食。真無一毫丈夫氣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窮耳。黃英曰：妾非貪鄙。但不少致豐盈。遂令千載下人謂淵明貧賤骨。百世不能發迹。故聊為我家彭澤解嘲耳。然貧者願富為難。富者求貧固亦其易。床頭金任君揮去之。妾不靳也。馬曰：捐他人之金。抑亦良醜。英曰：君不願富。妾亦不能貧也。無已。析君居清者自清。濁者自濁。何害。乃于園中築茅茨。擇美婢往侍焉。安之。然過數日。苦念黃英。招之。不肖至。不得已反就之。隔宿輒至。以為常。黃英笑曰：東。食西宿。廉者當不如是。馬亦自

嵒湖鑄雪齋

一五三七

笑無以對。遂復合居如初。會馬以事客金陵。適逢菊秋。早  
過花肆。見肆中盆列甚繁。款朵佳勝。心動疑類陶製。少間  
主人出。果陶也。喜極。具道契濶。遂止宿焉。要之歸。陶曰。金  
陵吾故土。將婚于是。積有薄貲。頗寄吾姊。我歲杪當暫去。  
馬不聽。請之益苦。且曰。家幸充盈。但可坐享。無須復賈。坐  
肆中。使仆代論價。廉其直。數日盡售。逼促囊裝。賃舟遂北。  
入門則姊已除舍。床榻裊褥皆設。若預知弟也。歸者陶自  
歸。解裝課役。大修亭園。惟日與馬共棋酒。更不復結一客。  
為之擇婚。辭不願。姊遣二婢侍其寢處。居三四年。生一女。  
陶飲素豪。從不見其沉醉。有友人曾生。量亦無對。適過馬。

馬使與陶相較飲二人縱飲甚歡相得恨晚自辰以迄四  
漏計各盡百壺曾爛醉如泥沉睡座間陶起歸寢出門踐  
菊畦玉山傾倒委衣於側即地化為菊高如人花十餘朵  
皆大如拳馬駛絕告黃英急往拔置地上曰胡醉至此  
覆以衣要馬俱去戒勿視既明而往則陶卧畦邊馬乃悟  
姊弟皆菊精也益敬愛之而陶自露迹飲益放恒自折東  
招曾因與莫逆值花朝曾乃造詠以兩小舁藥浸白酒一  
罈約與共盡罈將竭二人猶未甚醉馬潛以一瓶續入之  
二人又盡之曾醉已憊諸仆負之以去陶卧地又化為菊  
馬見慣不驚如法拔之守其旁以覘其變久之葉益憔悴

嵒湖鑄雪齋

大惧始告黃英。聞駛曰。殺吾弟矣。奔視之。根株已枯。痛絕。搯其根埋盆中。携入閨中。日灌溉之。馬悔恨欲絕。甚。怨曾。越數日。聞曾已醉死矣。盆中花漸萌。九月既開。短幹粉朶。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澆以酒則茂。后女長成。嫁于世家。黃英終老。亦無他異。

異史氏曰。青山白雲人。遂以醉死。世盡惜之。而未必不自以為快也。植此種於庭中。如見良友。如見麗人。不可不物色之也。



嵒湖鑄雪齋

〇〇書痴

彭城卽王柱。其先世官至太守。居官廉。得俸不治生產。積書盈屋。至王柱尤痴。家苦貧。無物不鬻。惟父藏書一卷。不忍置。父在時。曾書勸學篇。粘其座右。卽日諷誦。又幃以素紗。惟恐磨滅。非為干祿。實信書中真有金粟。晝夜研讀。無間寒暑。年二十餘。不求婚配。其卷中麗人自至。見實親。不知溫涼。三數語后。則誦聲大作。客逡巡自去。每文宗臨試。輒首拔之。而苦不得售。一日方讀。忽大風飄卷去。急逐之。踏地陷足。探之。穴有腐草。握之。乃古人窖粟。朽敗已成糞土。雖不可食。而益信千鍾之說不妄。讀益力。一日梯登高

架于亂莽中得金輦徑尺大喜以為金屋之驗出以示人則鍍金而非真金心竊怨古人之誑已也居無何有父同年觀察是道性好佛或勸即獻輦為佛龕觀察大悅贈金三百馬二匹即喜以為金屋車馬皆有驗因益刻苦然行年已三十矣或勸其娶曰書中自有顏如玉我何憂無美妻乎又讀二三年迄無效人咸揶揄之時民間訛言天上織女私逃或戲即天孫竊奔蓋為君也即知其戲置不辨一夕讀漢書至八卷將半見紗剪美人夾藏其中駭曰書中顏如玉其以此驗之耶心悵然自失而細視美人眉目如生背隱有細字云織女大異之日置卷上反復瞻

嵒湖鑄雪齋

玩至忘食寢一日方注目間美人忽折腰起坐卷上微笑  
卽驚絕伏拜案下既起已盈尺矣益駭又叩之下几亭  
宛然絕代之姝拜問何神美人笑曰妾顏氏字如玉君固  
相知已久日垂青盼脫不一至恐千載下無復有篤信古  
人者卽喜遂與寢處然枕席間親愛倍至而不知為人每  
讀必使女坐其側女戒勿讀不聽女曰君所以不能騰達  
者徒以讀耳試觀春秋榜上讀如君者幾人若不聽妾行  
去矣卽暫從之少頃忘其教吟誦復起踰刻索女不知所  
在神志喪失囑而禱之殊無影跡忽憶女所隱處取漢書  
細檢之直至舊處果得之呼之不動伏以哀祝女乃下曰

君再不聽、當相永絕、因使治棋枰、樗蒲之具、日與遨戲、而  
即意殊不屬、覩女不在、則窈峯流覽、恐為女覺、陰取漢書  
第八卷雜滷、他所以迷之、一日讀酣、女至、竟不之覺、忽睹  
之急掩卷、而女已亡矣、大惧、冥搜諸卷、渺不可得、既仍于  
漢書八卷中得之、頁數不奏、因再拜祝天、不復讀、女乃下  
與之奕、曰、三日不工、當復去、至三日、忽一局贏、女二子、女  
乃喜、授以絃索、限五日工一曲、即手營目注、無暇他及、久  
之、隨手應節、不覺鼓舞、女乃日與飲博、即遂樂而忘讀、女  
又縱之出門、使結客、由此僮之名暴著、女曰、子可以出  
而試矣、即一夜謂女曰、凡人男女同居、則生子、今與卿居